

JUAN CARLOS:
UN REY PARA LOS REPUBLICANOS



【法】菲利普·努里著 杨恩瑞 赵铭贤 译 昆仑出版社

胡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国王

Philippe Nourry

Juan Carlos: Un rey para los republicanos

—*Traducción de Victor Alba*

Editorial Planeta, S. A.

Tercera edición: mayo de 1987

(Juan Carlos: Un roi pour les républicains

Éditions du Centurón, paris, 1986)

本书根据西班牙 Planeta 出版社

1987 年 5 月西班牙文第三版译出

(原作 1986 年用法文在巴黎出版)

胡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国王

[法] 菲利普·努里 著

杨恩瑞 赵铭贤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3.5 · 字数 335,000

1990 年 4 月第 1 版 · 199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000,000

ISBN 7-80040-196-0 / I · 192

定价：5.80 元 (膜)

胡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国王

[法]菲利普·努里 著

杨恩瑞 赵铭贤 译

胡安·卡洛斯国王和西班牙

近五十年的政治变迁

——译者前言——

说起西班牙，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吉他伴奏下的霍塔舞、人声沸腾的斗牛、塞万提斯和毕加索、阳光明媚的海滩和美味的海鲜……甚至最近在中国儿童中出了名的泡泡糖。我们近年来有机会亲自到那里看了看，特色鲜明的民族风俗和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固然让人难以忘怀，然而给人更深印象的却是它近一、二十年来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活力。

西班牙虽未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经济基础一向薄弱，又经受了内战和暴政统治的浩劫和磨难，故四十多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犹属西欧最贫穷落后的国家，直至六十年代初才恢复三十年代中期的国民收入水平并取消配给制；而近 25 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均收入从 1963 年的 474 美元增加到 1988 年的 8000 美元^①，人均产值目前已达一万美元，经济增长率近年来持续保持在 5—6% 的幅度上，为世界上所罕见。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充当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帮凶，它的国际处境在战后曾十分困难，波茨坦三巨头会议不允许它参加联合国，美国帮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没有它的份，除葡萄牙和罗马教廷外

^① 西班牙经济学家何塞·路易斯·希门尼斯1989年7月在华介绍。

所有国家都从马德里撤回使节，西班牙佛朗哥当局狡猾地利用东西方矛盾，好不容易熬过了外交劫难，然而七十年代中期胡安·卡洛斯国王主事以来，西班牙积极推行以民主和进步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它现在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活跃的成员国，又是伊比利亚美洲共同体的发起国，以“充当欧美桥梁”为己任，可以说，它今天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朋友遍天下的国家之一。西班牙人民普遍最感满意的就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党禁、新闻检查等独裁手段已不复存在。人民参政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群众参加是否赞同新宪法、是否赞同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否继续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等多次公民投票以及参加常规的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均在80%以上。人民在合理合法基础上也进行针对政府的斗争，如人们最近目睹的1988年12月14日的全国总罢工，几乎所有的城市都瘫痪了一天，但秩序井然，谈不上发生什么暴力事件。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工会组织联合发动各界人民在法制和公理范围内采取的这一自觉行动从积极意义上制约了政府，促进了政治生活更和谐的发展。当然，西班牙还是一个刚迈进发达国家行列的后进国家，失业、财富分配不均、残余的恐怖主义、种种社会问题仍继续存在，但近十多年来国家日益昌盛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客观事实。探其原因，西班牙人众口一词，强调多亏在1975年佛朗哥死后有一位年仅三十七岁的能干的国王当政，他按新宪法现在并不参加具体治理国家的政务活动，但在当政之初确实起了为民主政权扫清道路的了不起的历史作用。

我们长期从事接触西语国家情况的工作，胡安·卡洛斯国王的政绩及其抱负无法不引起我们的敬慕和注意。鉴于国内尚无系统的研究资料，我们决定再当“桥梁”——这是我们的愉快和骄傲——寻找一本权威性的国王传记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我们的愿望终于传达到了西班牙国王陛下那里。西班牙大使馆1988年春受该国有关方面委托满足了我们的愿望，送来了我们翻译所依据

的“最新最好的”国王传记版本。

本书作者菲利普·努里先生是法国的一位获得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知名新闻工作者，他长期在西班牙实地观察，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又经过多年分析提炼，继完成《佛朗哥及其夺取政权记事》之后又写出这部客观翔实地介绍胡安·卡洛斯生平经历和西班牙近五十多年来政治风云的专作。这部著作观点鲜明，但又留有充分余地让读者自作结论。

三十年代初，胡安·卡洛斯的祖父、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对国内蓬勃兴起的民主运动采取比较明智的态度，虽未逊位，但主动出走流亡。在1931年到1936年的共和政权时期里，左右两种势力交替执政，政策多变，社会冲突加剧，最后导致暴力对抗。佛朗哥等极右派青年将领于1936年7月18日出兵讨伐共和政权，打响了历时三年的内战，并在战乱中靠武力夺取了政权。胡安·卡洛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38年1月5日生于流亡在意大利罗马的西班牙王室家庭。

阿方索十三世于1941年临终之前将王权禅让给儿子胡安。佛朗哥自称主张君主政体，在推翻共和政权这一点上得到王室的赞许和支持，但是他无意容纳王室返回本国掌政，尤其反对胡安·卡洛斯的父亲、王权拥有者胡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弥漫着欧洲，佛朗哥政权追随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国内建立以长枪党为核心的纳粹式群众性政治组织国民运动，其成员一律身穿蓝衬衣，行恺撒式举手敬礼，在国际上虽没有正式参战；但派出主力部队蓝色师团到苏联境内协同希特勒作战；而胡安所代表的西班牙王室则态度鲜明地支持盟国，一再抵制佛朗哥靠拢轴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是胡安·卡洛斯的童年，王室同佛朗哥政权藕断丝连、矛盾迭起的关系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一心要恢复君主制但又毫无实力的王室，也深深影响着胡安·卡洛斯的幼小心

灵。

佛朗哥政权因充当过希特勒的帮凶，战后受到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和联合国的道义制裁，许多国家对它禁运或封锁边境。在此情况下，佛朗哥对王室采取了安抚拉拢的政策：安置王室到葡萄牙定居，制定王位继承法，佛朗哥亲自会见胡安，专门安排胡安·卡洛斯回国接受教育，以达到稳住王室和安定政局的双重目的。王室则利用时机谴责佛朗哥搞独裁专制统治，强硬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冲突激化时就召回胡安·卡洛斯到里斯本以对佛朗哥进行要挟。总之，胡安·卡洛斯刚满十岁，实际上就在当时那种勾心斗角的政治交易中被双方当作讨价还价的砝码。他十一岁时就表现出少有的政治早熟，在同佛朗哥的侄子（佛朗哥派驻里斯本大使之子，后成为胡安·卡洛斯的挚友）一起玩耍时对他很有戒心。

1954年，胡安·卡洛斯完成中学学业。佛朗哥再次为培养他的问题亲自同他父亲会晤。此时，西班牙政府已为西方国家所接受，国力开始增强，而王室支持者却因派系分野而处境不佳，所以胡安·卡洛斯的进一步培养实际上完全由佛朗哥一手包办。佛朗哥组织一个精干的军官班子制定并监督实施一个为期四年对胡安·卡洛斯进行三军军官基本训练的学习计划。之后，还专门安排他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学。这是胡安·卡洛斯的思想成熟时期。无论在军事院校还是在大学，他尽量屏弃特权，广泛交结朋友，同学们可搭乘他的专车，他出入大学不要警卫拥簇。现在不少在职的军政要员都是他学生时代的契友。

胡安·卡洛斯1962年5月同希腊公主索菲娅成婚。他俩早在1954年夏参加欧洲各国王室青年的海上旅游时一见钟情。索菲娅公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跟随希腊王室在欧洲和非洲许多地方颠沛流离，在坎坷的生活经历中成长为一位谦逊和蔼、热爱人民的新一代的王属。婚后，她象热爱祖国一样热爱西班牙，她

象普通人一样到大学学习西班牙文化，即使日后被立为西班牙王后之时，仍一如既往坚持在大学完成全部学业。年轻的夫妇在政治事业上同命运共呼吸，从1962年结婚到1969年胡安·卡洛斯被正式确立为王位继承人和国家元首接班人这段政治局势若明若暗的时期，他们表面上过着平静的家庭生活，实际上从未间断参予政治，同政府中主张改革的务实派通力合作。在此情况下，西班牙的经济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了持续高速发展势头，国内也出现了政治改革呼之欲出的形势。对此，连实行个人独裁数十年的佛朗哥也能有所意会，放松了专制统治，并终于下了决心正式确认胡安·卡洛斯为他的接班人。

在佛朗哥生前的最后阶段，胡安·卡洛斯实际上充当着“见习国王”的角色，并在佛朗哥患病和弥留时期两度代理国家元首职务。1975年11月，他在佛朗哥死后立即宣誓登基，顺利接管全部权力。此时，人们更多地把他当作独裁者的继承人，对他普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新国王要推进新政，面临会遭到旧势力掣肘和抵制的严重障碍，而当务之急就是必须从速克服内战以来积累了数十年的国家的政治分裂，即“同时存在两个西班牙”的局面。胡安·卡洛斯决定请昔日为他授课的、同他心灵相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学教授出任议会议长；又通过议长为首的王国委员会撤换代表佛朗哥旧势力的总理并改组政府，有时还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亲自带上头盔骑着摩托为实施政治改革而找人磋商；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分裂和达成民族和解，他对各个政派做了大量团结工作，甚至秘密派人请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出面吁请仍处于地下的西班牙共产党合作；新政府于1977年春使所有党派都获得合法地位，国内民主协商的气氛大增；在此基础上，1978年底颁布新宪法，从此国王退居二线，拥有王权而不治理国家，他是“国家的象征”，但仍是“各个部门行使正常职能中的仲裁者和调节者”和对外关系中“西班牙国家的最高代表”。这个

职务对当今西班牙的政治生活的和谐和稳定仍是至关重要的。胡安·卡洛斯在担任国王的最初三年最困难的时期里领导完成了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为以后西班牙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深深赢得了西班牙人民和国外进步人士的爱戴和尊敬。

胡安·卡洛斯严格按照宪法规定行使国王职权。但佛朗哥旧势力不甘心失败，反动的军警头子于1981年2月背着国王以国王名义发动军事政变，他立即挺身而出，通过电视向全国公开揭露这一阴谋，同时又维护法制和维护团结，使原先不愿接受君主政体并对国王本人持有保留态度的激进派人士也改变了看法，以致人们打趣说：共和派如今都成了最优秀的忠君派。国王鲜明的政治立场，同历届民选的总理默契的配合，他思想开放、广结善交的政治家风度以及从不干预政治但又处处恰到好处地配合丈夫的王后的风范，给世人留下了现代国王伉俪的极佳印象。

西班牙及其国王将在1992年发现美洲五百周年的盛大活动中以及在本世纪最后十年的国际生活中占有令人瞩目的地位；再说，胡安·卡洛斯国王夫妇1978年访问中国后曾表示愿再次来华作客，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总之，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胡安·卡洛斯国王，我们十分乐意翻译介绍这本书。我们的工作动机得到作者菲利普·努里先生以及西班牙和中国有关方面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努里先生曾一再来信关心我们的工作进展，并代表原作出版机构授予我们用中文翻译发行的版权。西班牙国王办公室和外交部文化联络司为我们提供了这本出色的著作。国王办公室秘书长萨维诺·费尔南德斯·坎波将军应我们要求赠予了本书封面采用的国王陛下的近影。西班牙驻华大使布雷戈拉特阁下亲自为本书中译本写了前言；大使馆文化专员易玛小姐实际上是我们引进这本著作的协调人；公使奥尔蒂斯先生和她为补贴出版中文版的经济亏损还设法筹措了部分经费。西班牙PLANE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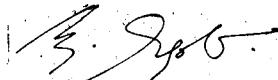
出版社为我们同作者联系提供了及时的服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华工作的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教授胡安·玛塔先生和夫人安德烈娅·比利亚鲁维亚女士以及奥尔蒂斯公使先生在咨询答疑方面给我们的帮助，在1988—1989年我们工作十分紧张的时节，他们不顾自身繁忙的工作，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查考资料，解答我们遇到的问题。在中国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将翻译此书列为工作项目，为我们提供种种技术上的方便。昆仑出版社考虑社会效益先于经济效益，在有的同行担心经济亏损而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毅然同我们签订约稿合同，表现了崇高的事业心。我们清楚知道这些朋友和单位在翻译出版此书的各个环节上所给予的种种帮助是多么地不可缺少，而大家都能这样热心出力又是多么地不易。应该说，这本译著的问世确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西班牙翻译家维克托·阿尔瓦用本国文字创作的这本论述本国事物的译著，文字处理严谨完美，几乎见不到译作的痕迹。我们文字水平和翻译经验有限，这本译作肯定会有不足之处，我们乐于听取各界的批评。

杨恩瑞 赵铭贤

1989年8月于北京

西班牙驻华大使前言



能为菲利普·努西的“胡安·卡洛斯：共和派的国王”一书的中译本写前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1975年11月，西班牙的历史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而现任国王陛下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便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角色。从大约15年前至今，君主制的西班牙目标明确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发展，并且在1986年，西班牙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

新的西班牙对未来充满信心，尤其是对即将到来的1992年，那时将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举行奥运会。同时，为庆祝发现这将是西班牙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

在此，我谨向使本书得以出版的两位译者，教授杨恩瑞先生和赵铭贤女士，以及昆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西班牙驻华大使
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

1990年2月9日于北京

(此前言的中文译本由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提供)

目 录

| | |
|---------------------------------|----------|
| 胡安·卡洛斯国王和西班牙近五十年的政治 变迁——译者前言 | (1) |
| 西班牙驻华大使前言 | 布雷戈拉特(1) |
| 序 | (1) |
| 导言 白色的山鸟 | (6) |
| 第一部分 流亡王朝 | (22) |
| 第一章 家庭影集 | (23) |
| 古老的王宫 | (24) |
| 旅馆的房间 | (28) |
| 一代君权的得失 | (34) |
| 胡安的婚礼 | (38) |
| 共和国、内战 | (44) |
| 胡安也参加了 | (47) |
| 胡安·卡洛斯的诞生 | (49) |
| 阿方索十三世生前的见解 | (51) |
| 第二章 胡安未能恢复王权 | (56) |
| 战争的紧张时刻 | (58) |

| | |
|-------------------|-------|
| 洛桑宣言 | (66) |
| 埃斯托里尔的抵制 | (71) |
| 随大溜者惊慌万状 | (77) |
| 胡安和左派 | (80) |
| 幻想的结局 | (85) |
| 第三章 人 质 | (90) |
| “苍鹰号”上的会见 | (92) |
| 海滩上的男孩 | (97) |
| 弗里堡马利亚修院 | (102) |
| 第一次感到难受 | (105) |
| 1948 年的西班牙 | (108) |
| 拉斯哈里利亚斯 | (110) |
| 胡安动摇了 | (114) |
| 米拉马尔 | (119) |
| 拉斯卡韦萨斯会晤 | (125) |
| 第四章 培 养 | (130) |
| 军事院校生活 | (132) |
| 埃斯托里尔的悲剧 | (137) |
| 巴塞罗那伯爵的烦恼 | (141) |
| 第二次拉斯卡韦萨斯会晤 | (147) |
| 王子上大学 | (152) |
| 希腊公主 | (158) |
| 雅典婚礼 | (161) |
| 慕尼黑大会 | (163) |
| 第二部分 西班牙王储 | (167) |
| 第五章 继 承 | (168) |

| | |
|----------------------------------|-------|
| 最初的阴影，最初的压力 | (169) |
| 上帝事业会 | (172) |
| 摄政派、“乌戈派”、“当皮埃尔派” | (175) |
| 两面出击 | (179) |
| 胡安·卡洛斯急不可待，顾虑重重 | (183) |
| 费利佩的洗礼 | (188) |
| 做决定的时刻 | (191) |
| “鲑鱼上钩了……” | (194) |
| 误会 | (197) |
| 拉格兰哈宫的晚会 | (201) |
| 确定继任者 | (204) |
| 第六章 遗产 | (207) |
| 马特萨丑闻和布尔戈斯审判案 | (209) |
| 不露声色的几年 | (213) |
| 豹宫集团 | (217) |
| 波旁——佛朗哥新王朝 | (219) |
| 卡雷罗·布兰科遭到暗杀 | (224) |
| 佛朗哥的最后一届政府和最初的病症 | (226) |
| 政府的溃散和在野派的集结 | (232) |
| 王储忙于联络，胡安表明态度 | (235) |
| 佛朗哥集团最后一次胆颤心惊， 胡安·卡洛斯最后一次代理执政 | (238) |
| 佛朗哥的弥留、死亡和死后的安置 | (241) |
| 第三部分 国王 | (245) |
| 第七章 独裁统治的瓦解 | (246) |
| 如何过渡：改革还是决裂 | (248) |

| | |
|--------------------|-------|
| 初次交锋 | (250) |
| 无法实施的阿里亚斯——弗拉加改革 | (255) |
| 左派走上舞台 | (258) |
| 秘密外交和胡安·卡洛斯的进攻 | (261) |
| 国王在华盛顿 | (265) |
| 阿里亚斯·纳瓦罗被迫辞职 | (267) |
| “阿道弗，你在忙什么呢？” | (270) |
| 三个星期的说服工作 | (274) |
| 萨苏埃拉宫总部 | (277) |
| 从苏亚雷斯的“对话”到议会的自我灭亡 | (279) |
| 一个时代的终结 | (282) |
| 第八章 民主时期 | (284) |
| 1977年1月流血的一周 | (284) |
| “红色的圣周星期六” | (287) |
| 胡安放弃王权 | (294) |
| 两代人的交替 | (298) |
| 第一次民主选举 | (300) |
| 塔拉德利亚斯回国 | (301) |
| 巴斯克人起步艰难 | (306) |
| 普遍实行自治 | (309) |
| 蒙克洛亚协议 | (310) |
| 1978年宪法 | (312) |
| 共和派的最后叹息 | (314) |
| “国王在做什么？” | (317) |
| 第九章 佛朗哥派的回潮 | (320) |
| “银河行动” | (320) |
| 埃塔大举进攻 | (324) |
| 社会党降低调门，巴斯克态度强硬 | (328) |

| | |
|-----------------------|-------|
| ·对苏亚雷斯的冲击 | (331) |
| 一次真正的阴谋：初步成果和主要人物 | (335) |
| 克尔尼卡风暴 | (341) |
| 阿兰山村的谈话 | (343) |
| 米兰斯·德尔博什的三项措施 | (345) |
| 第十章 挺身而出之夜 | (349) |
| 23日星期一，18时23分：“大家卧倒！” | (350) |
| 部队出动了 | (352) |
| 险象丛生的那天下午 | (355) |
| 阿马达孤注一掷 | (358) |
| 1时23分，国王向全国讲话 | (361) |
| 米兰斯·德尔博什不干了 | (364) |
| 特赫罗投降 | (366) |
| 萨苏埃拉宫的早晨 | (369) |
| 最高的身份 | (373) |
| 第十一章 全体西班牙人的国王 | (377) |
| 重要参考书目录 | (398) |
| 大事年表 | (400) |
| 波旁家系表 | (416) |

序

在赫罗尼莫教堂附近，只有我们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刚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名称登基的国王乘坐敞篷汽车从马德里的街道返回王宫。我同妻子和儿女一起观看要人车队的行进。他大概认出了我。他继续前进，经过普拉多大道，西维莱斯广场，大马路（当时仍叫何塞·安东尼奥大街）……我的思想随着年轻的国王而去，但是也追溯到以往……我回忆起许多事情，尤其想到当前还有许多让人极其不安的事情。当时很难预言这个人的前途以及国家的未来，因为国家已受那位近二十年来在大多数西班牙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支持下得以独自掌执政权的统治者的监护了。在此之前不多天，我在欧洲通讯社等候消息，等到很晚的时候仍无收获。凌晨，我在空旷的马德里步行了很长一段路程，我内心中充满疑惑、不安、恐惧……到家不久，通讯社打来了电话。

那是 1975 年 11 月 27 日。几分钟前我从电台广播中听到红衣主教维森特·恩里克——塔兰孔对国王讲的话，我觉得挺中听，因为他用了有点象教会和政府文告中那种含糊的办法表示了拨乱反正的意思。我也十分高兴地看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前来参加登基典礼，并在车队中走在胡安·卡洛斯国王和索菲娅王后座车之前，他们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瓦尔特·谢尔，英国王室的代表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美国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